



# 卖米粉的女人

□罗慧丽

小虹是我的朋友，她开了一家米粉店。几年前，她在我家小区附近搭了个简易棚子，摆上几张桌子和几把椅子，米粉店就开张了。

年轻的时候，小虹在重庆南坪开米粉店。后来年纪大了，加之要照顾家里年过七十的母亲，便将重庆的店盘掉，回了万盛。在家闲得无聊，便想找个地方继续做米粉生意。找来找去，见我们小区人流量大，于是就租下了这个门面。

做米粉生意是很辛苦的，不论春夏秋冬，不管刮风下雨，每天凌晨四点钟她必须起床，步行十多分钟来到店里，先将排骨剁碎，扔进锅里熬煮。趁这个空当，便洗菜、切葱花、剁辣椒、炸花生米、炒盐菜……一个早晨下来，累得不可开交。为节省开支，小虹让闲在家里的老公来店里帮忙打下手，主要任务是端米粉、收钱、收拾碗筷。

上午九点后，顾客少了，小虹下了一碗辣子面，坐在棚子里吃得亦乐乎，头上冒出薄薄一层汗珠。但吃得并不安然，不时有顾客进来喊“下碗米粉”，于是她只好忙不迭地起身，一边招呼客人，一边煮米粉。有时候，吃一顿早餐要起身三四回，等再坐回来时，面早已经稠了，结成一团，但她依然吃得香，一口汤也不剩。忙完这些后，再把火炉子封好，将碗筷洗干净，把剩下的肉汤舀出来存进冰箱。此时已差不多快中午了，得忙活午饭了。

老公过得比她潇洒，上午十点半后，便去街边茶楼点上一盘牛肉、一碟小菜，喝上一小杯瓶装的劲酒。吃完后，发一阵呆，就去茶楼休息。那是老板娘的房间，他有钥匙，随进随出。茶楼的老板娘五十开外，离婚多年，和他来往多年。这些事情，小虹是知道的，可她不想和老公撕破脸，只得装聋作哑，何况她爱老公。一天半夜，小虹醒来时，发现窗户栏杆上有个影子。定睛一看，是老公坐在窗台上。见状，她便扑过去抱住对方，问怎么啦，不睡觉要干嘛？老公扭头看着小虹，片刻后说想离婚，如果她不愿离，他就从这跳下

去。事情到了这一步，小虹也只好默默点了点头。男人临走时，将家里所有的存款全部卷走了。事后，亲戚朋友都骂这个人渣，觉得小虹受了打击，可能也没心思做早餐店了。哪知没过几天，楼下又传出“哒哒哒”剁骨头的声音。

小虹有个儿子，长得很白净，当了三年兵退伍后进了一个公司上班。儿子乖，每天上班前都来帮小虹做一阵事，附近的人都说儿子孝顺，懂得体贴母亲。小虹听后，欣慰地笑了。一天，儿子正低头剥蒜，突然一头栽倒在地。大家七手八脚送到医院，医生检查后说，儿子脑袋里长了一个瘤，恶性的治不好。几个月后，儿子离她而去。

从那以后，小虹一个人支撑着早餐店，依旧凌晨四点多起床，“哒哒哒”地剁骨头。也许是太辛苦了，头发一下子全白了，脸上满是皱纹，密密麻麻，像龟板上的纹路，半年瘦了二十斤，看上去已不成人形。不久，城区创建文明城市，违规建筑必须拆除，小虹的早餐店也不例外。

一天晚饭后我出去散步，路过一群跳广场舞的阿姨身边时，有人大声叫我。回头看，一个陌生女人朝我笑：“罗老师，你不认识我了？我是小虹啊，以前在你们小区楼下卖米粉。”

眼前这个女人简直让我瞠目结舌：头发乌黑，面色红润，身材苗条。仔细打量，确实是小虹。她说：“你知道的，前几年我家发生了那么多事，我也差点要疯掉。后来一想，我要是垮了，哪个来照顾我的老娘呢，于是只有振作起来。”

交谈间，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走过来，将一瓶矿泉水递给她。小虹接过来喝了一口，悄悄对我说：“这是跳广场舞的领队，比我小五岁，正在追我呢！”正说着，音乐又响起来了，小虹朝我摆摆手，一扭一扭走进了队伍，跟着一群老太太翩翩起舞。她们跳的是扇子舞，甩开的扇子，像一池盛开的荷花，看上去令人着迷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万盛经开区作协会员)

# 与父母同行

□何龙飞

冬日小雨天，二哥打来电话，说堂弟媳病逝，要办丧事，叫我转告父母，前去吊丧。信息通报给父母后，二老当即答应，还约我一道前往。

“好的。”我满口应承，宽慰着父母的心。是啊，这么多年了，与父母同行的次数少得可怜，如今父母主动约我，不正是可以弥补遗憾的大好机会吗？

考虑到父亲雨天开三轮车不安全，且容易感冒犯心衰病，我在电话中特地叮嘱他不要开三轮车，坐我的小车去。父亲答应了，与母亲一道，穿上干净的衣服和鞋子，站在老屋屋檐下等着我。

快到老屋了，我看见父母的身影，亲切感油然而生，心里禁不住激动起来。父母忙着招呼我，叫我进屋先喝点热水暖暖身子再出发，然后又反复提醒开车要慢点，注意安全。

一路上，车窗外下起了毛毛雨，难免让人心情不爽。可和父母在车内摆起亲情龙门阵，倒也其乐融融。父亲说，近来他坚持吃防治心衰的药，身体无大碍；还常到自家池塘钓鲫鱼，把家里那只猫养得毛色发亮、油光水滑；还赶场下街，与老友侃大山，快乐极了；还与母亲一起栽

了青菜头苗子，来年做咸菜就有了保障，心里踏实多了……

母亲偶尔插话，大多数时候“嗯嗯”地应着，说的也全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之类的家务事。母亲还特别强调说，她想多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，做一个见多识广的老太太，她说这就是她最大的心愿。听着父母摆的龙门阵，心里暖暖的。我适时应和着，或为父母点赞，或为父母提建议，或逗逗父母。或许这样，平日很少陪父母的愧疚和遗憾，才会少一些吧。

不知不觉，到了堂弟家，我和父母的龙门阵才告一段落。写号、落座、吃饭、聊天，井然有序。

返回时，四伯、么爸搭我的顺风车，车内人多，也更热闹了，龙门阵又摆起来了，父母满脸笑意。四伯和么爸也高兴，说了好多感激、羡慕的话。

不经意间，血浓于水的亲情浓烈起来，温馨、幸福的氛围弥漫开来，我倍感欣慰：这次，陪父母一道走人户，弥补了遗憾，增进了亲情。同时心里暗自决定，以后要拿更多时间出来，陪父母走走看看，让亲情和爱意越来越浓。

(作者系重庆市涪陵区作协副主席)

# 礼物

□梁晓丽

晚秋时节，在海拔八百多米的茶山，我认识了九零后的小渝和八零末的玉梅，他们的故事使我感触很深，脑海里反复出现歌名《因为爱情》。

当天，小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，我们穿过落满露水的茶园，一个说话轻声慢语的男孩迎面走来，他就是小渝，茶山的主人。简短的问候后，一个年轻的女孩出现在我们的视野。她像一朵玫红色的鲜花开在了人群中，让人忍不住投去欣赏的目光。她就是玉梅，茶山的女主人。

小渝和玉梅出生在太安凤凰山下。大学毕业后，玉梅做了设计师，小渝则回万州发展。一年春节，小渝随父母到茶山一个亲戚家做客，在那里他见到了玉梅。那一见，使他再也无法忘记。

那天，阳光明媚，一帮人在山头走走停停，玉梅穿着浅绿色的大衣，一头秀发自然地散落在肩头，美得不可方物。小渝那时还很内向，自始至终没敢和玉梅说一句话。其实，这正是家人给他们安排的一场相亲。小渝兴奋得很，而玉梅仍然有着传统的婚恋观，小渝比她小两岁，所以她心里不情愿。但拗不过父母，她还是通过了小渝的微信请求。微信里的小渝和生活中判若两人，每天都跟玉梅分享他的生活，玉梅偶尔回应一声。

日子就这样不紧不慢地往前过，一晃就是三个月。小渝开车到主城办事，去见玉梅。他们开车到永川玩，返城路上撞上了大货车。当时车头被撞烂了，玉梅吓得六神无主，同时也被彻底撞清醒了。因为她看到了那个在处理车祸时，把她放在第一位的男人。

一年后，两人走到了一起。婚后，玉梅在家相夫教子，为小渝生了三个孩子。春暖花开时，小渝开车带玉梅和孩子们出去玩，说要给她们惊喜。玉梅纳闷，但也没问，她相信这个男人。车子在山间盘旋，车窗外，阳光灿烂，绿草如茵。到了山头，玉梅感觉似曾相识。小渝问玉梅，喜欢这个地方吗？玉梅兴奋地伸开双手举过头顶，拥抱蔚蓝色的天空。娃娃们在山头站成一排，也学着妈妈的样子举起小手，拥抱蓝天。这座茶山，便是小渝送给玉梅和孩子们的礼物。后来，在小渝精心打造下，海拔八百多米的山上有了六百多亩的茶园，还有民宿、鱼塘。因为离城近，这里成了休闲娱乐的好去处。

和玉梅交谈时，她白里透红的脸上始终洋溢着微笑，那笑容暖人心，嘴角上的痣也格外引人注目。我们说那是颗福痣，她笑了。笑里藏着满满的幸福，那幸福感染着一旁的我们。

因为爱情，相信茶山将会变得更美丽；因为爱情，相信小渝和玉梅的生活也会变得更加美好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作协会员)



## 鸟(外一首)

□谢子清

他把一小撮米撒在窗外  
确切地说  
是分出自己的一部分口粮  
想送给一只鸟  
以感激那只鸟穿过秋天的重围  
嘴衔一束越冬的阳光  
准确无误投递在院子里  
一棵橘树正结出果实  
这么多年  
他已习惯借山而居  
鸟是难得一见的访客

## 翻地的老人

把脊背弯下去  
再弯下去  
活像一张弓拉到最饱满的状态  
锄头变成箭头  
一次次精准打击靶心  
土地交出新鲜的里层  
金属与石块偶尔发生碰撞  
回音清脆而锐利  
在初秋的早晨  
听起来格外亲切  
仿佛来自山中的亲戚  
正在轻声叩门  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## 夜读《离骚》

(外一首)

□刘辉

把夜的浓汁搅拌  
在骚体里  
细嚼慢咽  
总是听到身后  
哗哗的水声  
淹没我思绪  
和那些膨胀的欲念

我看到你，三闾大夫  
临水而舞  
四面风声，暗藏杀机  
却想用几根执拗胡须  
撑起那方净土

我真不愿看  
你纵身出列的姿势  
惊起一天水柱  
至今还打湿我的双颊

## 晨读《史记》

读着读着  
我就坐不住了  
我怕久坐沾染  
太多红尘气息  
是不是你的清醒  
传染了早晨的空气  
我在晨光中见到你  
焚膏继晷佝偻着躯体

太史公 你那支秃笔  
锋利无比  
每一刀都戳到历史的痛处  
让我看见  
艳若桃花的血迹

(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作协主席)

